

一人做饭两人吃

朱道平

二婶的丧事结束后,我以为二叔会跟着子女住在城里,可他却说过不惯城里的生活,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,回家还有邻居与熟人可以说说话。

二叔与二婶相伴的60余年里,都是二婶操持一日三餐,他回去了,谁来做饭?众人不免为他忧心。二叔说他可以学着做,一个人吃也没有那么多讲究。就这样,二叔回到了乡下。几个月过去了,也不知他过得怎么样。

前不久,我在城里遇见二叔,问及他做饭的事。他平静地说在家一个人做饭两个人吃,每次吃饭时,他都要盛上一碗饭,放在二婶的遗像前。他还说这次进城,出门时,他对着二婶遗像说他要离家几天,把她一个人留在家,不要怪他。

我听了心头一紧,不由想起二婶下葬那天发生的事来。那天下午,我见二叔独自一人在一旁落泪,便过去安慰他,让他想开点,注意保重身体。二叔说:“我知道人走了,吃中饭时,他们不要我明天上山,我好伤心。”说着,他用布满褶皱的手背抹了一下泪。

我明白了,他说的“他们”是指他的子女。二婶的墓地在城西一个开发不久的公墓,那里只有一条崎岖不平的石子路,毕竟二叔已80多岁高龄,子女们担心他爬不动,便力劝他不要上山。我说:“他们也是为你好。那里的路确实不好走,怕你爬山吃不消。”但二叔抹着泪,语气坚定地说:“我就是爬,也要爬上去!”无疑,他想要送二婶最后一程。第二天,二叔倔强地跟着送葬的队伍爬上了山。下山时,他默默地夹在人群里,独自走了下来。这好像是一个隐喻,往后的路,他要一个人走了。

原以为时光流转,日子久了,二叔的悲伤会慢慢淡去。哪想他把对二婶的思念融在了日常烟火里。那一日三餐的念叨,承载了他内心无法安放的忧伤。

我本以为二叔这次进城来,会留下不来的。不料,二叔却说过两天他还要回去,“我不回去,把你二婶一个人留在家,我不放心。”

几天后,二叔又回去了,接着过起了那种“出门一把锁,进门一盏灯”的日子。但我想即便如此,他也不孤单,因为在他的心里二婶一直陪伴着他。

我的老家位于离城不远的江中沙洲。傍晚在江边散步时,我总会朝着故乡的方向眺望。在老家,像二叔这样老伴离世,子女不在身边,“一个人做饭两个人吃”,暮色里独守一盏孤灯的老人,又何止他一人?暗自感叹之余,心里默默地遥祝那些留守故土的老人幸福安康。

去图书馆看“朋友”

王唯唯

我也算是图书馆的常客了。退休后,只要不外出旅行,每周末必去,像探望老朋友一样,风雨无阻。

我现在读书与年轻时不同,很少读文学名著之类的大部头,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一些“闲书”。我一直觉得,读书的妙境,莫过于一个“闲”字。闲,是一种气定神闲的心境,只有心闲,才能听见纸页的低语。

踏进阅览室,就意味着主动把所有干扰关在了门外。这里有一种独特的氛围,安静中透着庄重和敬重。四面的书,如老友般环绕着你,让你畅游其间。在书的世界里,人被书香浸润,不知不觉间,也染上了书香气。

在中国文学专区,看到鲁迅、茅盾、老舍、巴金、沈从文、钱钟书、曹禺、汪曾祺等静静伫立,当真百感交集。人生处处,久别重逢。这些文学星宿们确乎滋养过昔年的我,亦重塑过我的精神骨骼。

从书架上抽出《人间草木》,打开,一草一木、一茶一饭,让我在满满的烟火气里看见生活的诗意,思绪也随之飘荡在那充满诗意与温情的草木之间。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大都不长,读起来轻松,韵味悠长。写家乡的草木,每一种植物在他的笔下呈现出独特的姿态和神韵,体悟人间草木的温情与灵性。写家乡的食物,让人在阅读中仿佛也品尝到他记忆中的元宵、醉虾、砂锅豆腐以及“质细而流油,蛋白柔嫩,蛋黄发红”的咸鸭蛋。

除了读书,我还关注图书馆举办的各种活动。去年世界读书日前夕,看到一则由图书馆与当地晚报联合主办的征文启事,主题是读书。我就孙犁先生的《晚华集》,写了一篇读后感。《晚华集》多是一些回忆文章,我退休后写的小文大多也是陈年旧事。文章后来获得一等奖,也算是阅读给予我的一个回报。

今年5月24日,是个周末,无论对于我的人生还是写作,都是最难忘的一天。这天,我在书架间寻觅,突然,眼睛一亮,我于去年出版的散文集《诗意岁月》立在眼前。这是我退休十年出的第一本散文集。踮着脚从书架上抽出,翻开书页,一页一页,慢慢地翻。那些“自己和自己对抗”的写作时光口,这一刻,都转化为了具象的成果,并获得了超越个人的存在形式。

我把书放回原处。静静地立于书架前,我知道,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,其藏书都是经过严格筛选、具有保存与传播价值的知识成果。从这一刻起,我的这本书已稳妥地安放在知识传播的链条之中,成为了公共知识海洋中的一滴水,等待着未知的读者去触碰、去解读。

行文至此,明天又是周末,又是我去图书馆看书的日子。

枕着蛙声入梦

王双发

夏夜的蛙鸣,是激昂跳动的音符,是恬静舒缓的乡间夜曲。披着如银的月光,漫步在乡野阡陌间,谛听蛙鼓长鸣,简直就像欣赏动人心弦的交响乐。听着蛙声,让身心回归自然,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啊。

久居县城,整日蜷缩在钢筋水泥里,我与青蛙不复相见已有多,连蛙声也难得一闻,更不用说去感受“林莺啼到无声处,青草池塘独听蛙”的美妙情趣了。城市无蛙鸣,我的耳朵也捕捉不到自然中的那一声声美妙音乐。听虫吟鸟啼、蝉叫蛙鸣,这些自然中生命的亲切歌唱,渐渐地成为一种异常珍贵的自然音响。

小区附近的池塘里响起了阵阵蛙鸣。侧耳倾听,那声音虽微弱,却实实在在、真真切切,由远渐近,由少渐多,由轻渐重,清脆、悦耳。一时惊喜中,我竟难以入眠,不由得拨动了儿时记忆的琴弦……

我儿时生活在乡村。那里遍布沟渠池塘,夏夜晚饭后,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手摇着蒲扇来到池塘边的老槐树下,讲着天南地北的事儿。孩童们疯跑着扑流萤、捉迷藏、打水仗。累了乏了,便躺在竹床上数星星,听奶奶讲牛郎织女的故事。凉爽的风嗖嗖吹来,突然蛙声涌起。稻秧垄畔,水草缝里,荷花丛中,轻重不一的蛙鸣此起彼伏,一浪高过一浪,一波接着一波。那蛰伏了一冬的青蛙们,正呼朋引伴迫不及待地唱起了最纯朴的乡音,或雄浑高亢或悠扬欢快或婉转缠绵,或一唱三叠别有韵味。蛙鸣阵阵,随着柔和的月色,荡漾开来,酝酿着稻花香里的丰年,丰盈着农人的梦境。

循着蛙声,走过空旷的田野,来到月光下的荷塘边,便会看见青碧似翡翠的荷叶上,一只只青蛙在欢歌。人走近了,它们才一蹬腿,扑通扑通地跳进水中,跳出了一道道美丽的弧线,动作是那么的轻盈,那么潇洒!满塘青蛙仿佛有谁指挥,整齐而有序地高歌起来,身前身后,远远近近,都有青蛙在演奏它们精美绝伦的乐章。蛙声如歌,庄稼拔节,意趣天成,乡村沉醉在祥和美好的时光里。待到夜深了,如玉的圆月高高地挂在天空中,人们都钻入了蚊帐罩着的竹床上枕着蛙声酣然入睡。

有农谚:“青蛙咕咕叫,丰年来报到”。家乡的父老乡亲,也总是把蛙鸣的响亮和稠密,与庄稼的丰收联系在一起,蛙声愈闹,稻子愈丰收。辛弃疾的《西江月》: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诗人听取那一片蛙声,想着丰收在望的庄稼,心中激荡起满腔喜悦。从此,我也终于读懂了乡亲们听取蛙声时的感动和虔诚,他们祈愿着家乡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,日子和和美美。如果哪一天他们没有听到这美妙的音乐,就会不约而同地相互询问,今夜的蛙声呢?

月色如水,一揽蛙鸣入怀,听蛙鼓琅琅,与大地同眠,把心融于田园,把情融于自然,点点滴滴渗入心底,不禁迷醉在这温柔的梦里。